

他赐给我们 圣经： 释经的基础

第一课

圣经释经学介绍
教牧访谈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 2013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本电子版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为着盈利的目的传播和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目录

问题 1: 为什么顺服圣经的权威非常重要?	1
问题 2: 我们应遵循哪些最重要的释经原则?	3
问题 3: 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能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	4
问题 4: 为什么查考圣经经文的原意非常重要?	5
问题 5: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6
问题 6: 一个释经者的灵命状况, 如何影响他/她解释圣经的能力?	7
问题 7: 我们把圣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时, 如何保持在情感方面投入到圣经经文当中?	9
问题 8: 对我们来说, 爱慕和珍惜圣经有多重要?	9
问题 9: 祷告在圣经解释中发挥什么作用?	11
问题 10: 我们把对圣经的认识付诸于实践, 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12

他赐给我们圣经：

释经的基础

第一课：圣经释经学介绍

教牧访谈

访谈嘉宾

吉米·阿甘博士 Jimmy Agan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P. J. · 百思博士 P. J. Buys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安德烈·戴维斯博士 Andrew Davis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马太·弗瑞德曼博士 Matt Friedman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伽桑·卡拉夫博士 Ghassan Khalaf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G. Lister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桑德斯·威尔森博士 Sanders L. Willson

问题 1： 为什么顺服圣经的权威非常重要？

圣经是一本在许多层面都对我们说话的书，就像它曾经对初代基督徒说话一样，在今天也照样对我们说话。而且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它就是带着权柄说话，是信仰与生活唯一无可置疑的准则。为什么顺服圣经的权威非常重要？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我们应当顺服圣经权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耶稣自己顺服圣经的权威，这真的很奇妙。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你会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圣经在描述他受试探时，他就是这样回答撒旦的。他在十字架上也引用圣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就这样，在当时的情景，从耶稣生命的深处涌出圣经。他的头脑里面充满了圣经。他用圣经的话向上帝祷告。你可以说，他让圣经引导自己事工的道路。如果耶稣这样顺服圣经的权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更应该顺服？当你思想耶稣是谁，其实，耶稣就是圣经的主题，他就是圣经所写的内容。这些经文都指向他，不仅如此，他本身就是圣经的主题。他就是启示圣经、创作圣经，默示圣经的那一位。我相信耶稣贯穿整个圣经。这样的话，他自己都顺服圣经的权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更应该顺服？请想一想，耶稣在约翰福音 1 章

中，把自己描写为“上帝的道”。他本是上帝的道呀！他自己却顺服上帝写成的道——圣经，真是很奇妙，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理解。但这恰恰表明了圣经的重要性。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路加福音24章，当复活的基督与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起走路时，他做了什么？他给他们上了一次荣耀的查经、上圣经课，又把他们带回现时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样的事要发生，现在这事在我身上已经应验了——我认为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教训。其实，耶稣是在说，不要错误的认为：“嗨，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基督，我们已经有了圣灵，谁需要一本像圣经这样尘封的旧书呢？”相反，他是说，即使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即使你们可以与我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你们仍然需要一本引导你们的书，我把这本书给你们。你们已经有了旧约圣经。我要赐下圣灵，让新约圣经的作者能写出关于我的事，写一份权威的耶稣传记。他们要这么做，你们需要这本书。如果耶稣这么说，那么我们确实就需要圣经了。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诗篇119: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就是说，上帝特别赐下圣经，正是为了明确引导我们的整个人生。如果我们不听圣经的话，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经，如果不把圣经放在心上，我们就会玷污我们的人生。我的意思是说，这真的非常重要……圣经的目的，为要让我们胜过罪恶，这就是说，即使你不喜欢圣经，即使圣经与你自己的罪性格格不入，你也要顺服圣经的权威。这是我们应当顺服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如果上帝说话，我们就应当听，我们就应当回应。因此，权威不是对书中文字的回应，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控告那些尊重圣经的人。相反，正确的回应，是在你与上帝关系中的个人回应，认识到上帝完全有权柄指导你的人生，能够带领你，赐给你聪明和智慧，鼓励你，等等所有的这些事。这就是圣经的功能。因此，如果我不回应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中固有的权威，那我就是愚昧人。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接受和承认圣经的权威，作为所有神学反思和教义主张的基本起点，这非常重要，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主旨就是：上帝在历史中行事。我们需要记住，圣经不是由一套伟大的宗教见解或道德主张所组成的。就像古兰经，或很多的印度教经卷，或佛教著作一样，它们基本上是道德宣言或宗教见解，是在我们称为宗教天才，比如佛祖或默罕默德的思想中产生的。但圣经说上帝已经在历史中行事，这些行动——包括呼召亚伯拉罕的行动，拯救以色列的行动，通过巴比伦人审判以色列的行动，把以色列带回耶路撒冷的行动，最终在童贞女马利亚身上成就道成肉身的行动，耶稣在文字记载中、在身体上、历史中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文字记载中、在身体上、在历史中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圣经记载的历史事实。如果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上帝所做的这一切，顺服圣经的教导就非常重要。那么，圣经就是我们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唯一的文字形式，来获

得上帝启示祂自己的作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自我启示的大能作为。因此，圣经本身就成为了上帝对我们的启示。

问题 2： 我们应遵循哪些最重要的释经原则？

我们阅读任何文本，无论是小说，个人信件，还是报纸，我们都本能地想知道它的信息内容以及这内容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要明白所读经文的意思，以及经文可能的应用。鉴于圣经独特性，我们应遵循哪些重要的释经原则？

P. J. • 百思博士 P. J. Buys

福音派解经者要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认真看待经文，你真的要明白经文起初的意思，最初的听众是如何听这信息的。你真的要忠心向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处境的人传递这信息，以如此方式，以至于影响他们的人生，丰富他们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带进与圣经真正的作者，主耶稣基督自己有一种更亲近的关系。

吉米·阿甘博士 Jimmy Agan

我有机会在课堂上，或教会，甚至在我自己家里教导圣经，讲到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时，我总是回到五个基本原则。第一是“清晰”，认识到上帝想要我们明白他的话。他想要我们认识他。他用我们能明白的语言与我们沟通。第二是“一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期望它是一个整体连贯一致的故事，而不是期望在里面找互相矛盾之处。没错，有互补和不同的重点，但这一切都互相吻合。除了清晰和一致，第三就是“恩典”，要明白，圣经的模式就是向我们显明我们需要上帝，他如何满足我们需要，他如何最终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预备，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他的预备。除此之外，第四，我们要来看“上下文”，意思就是，虽然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当我们看其中任何一部分时，如果我们查看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我们就能更好理解。因此，上下文，就是与历史，文化有何联系？与前后的其他经文有何联系？最后一个原则，是我从教会历史中，奥古斯丁那里借来的，就是“爱”的原则。他强调整本圣经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舍。如果我们使用圣经，没有帮助我们越来越爱上帝和爱邻舍，那么我们就是在错用圣经。因此，关于解释圣经的重要原则，可以说的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五条原则，就绝不会带我们走错路，走偏路。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需要用什么原则来解释圣经？”我通常概括地说，“上下文是关键。”如果你要明白圣经，你就需要有正确的上下文背景。但是上下文是多层面的，我告诉人们的一件事，就是，其实你可以

用三种不同的上下文来解释圣经。第一是“直接的上下文”。你要确定你明白那段经文，以及其前后的经文。像作者在使用什么论证？它是属于哪一卷书？等。第二个层面的上下文，我称之为“正典上下文”，或者称救赎历史上下文。那段经文处在圣经哪一大部分？因此，你解释一段经文，使用直接上下文以外的其他经文来解释。第三个层面的上下文，我称之为“教会上下文”，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孤立于教会之外。我们是从古到今的教会中解释圣经。教父们对这段经文怎么解释？神学家们对这段经文怎么解释？上帝百姓的集体智慧对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当你把这三个层面的上下文都一起考虑时，就是以和谐的方式，帮助人明白圣经所说的含义。在这三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会犯错。但如果这三方面都考虑到，通常就可以让我们很好理解那段经文在说什么。

问题 3： 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能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

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都带着个人经历和想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许多的解释可能看起来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总要用圣经本身来察验。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能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G. Lister

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向圣经的权威负责，而圣经却不需要对我们的权威解释负责。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如何理解这一点。我们并不是指我们不能准确明白圣经，我们能准确地明白圣经，我们是使用和圣经不一样的术语来表述圣经的意思。例如，“三位一体”这个词，就是概括了圣经有关上帝的教导，即使圣经没有使用三位一体这词，我们仍能知道，我们的解释是一种准确的解释。但是，我们总要使我们的解释向圣经本身的内容负责。我们有可能错解圣经。我们有可能没有考虑到所有相关的资料，对原始经文本身的历史处境，有可能遗漏一些信息。因此，我们总要明白，在圣经教导的光照下，我们的解释总是可修改的，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圣经的权威，纠正有可能出现的错误解释，细微的差别。在这方面，教会历史中的教导很有帮助，因为这些教导指出了在教会历史上，人们有时正确地解释了重要的教义问题，有时却错误解释了重要的教义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是站在圣经解释历史长河中的见证人，继承人。所以，我们并不是脱离大概 2000 年教会历史的背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释圣经。因此，我们可以不断纠正我们的解释，看看历代其他优秀的解经家怎么说，把他们作为对话伙伴。但无论如何，总是诉诸于圣经本身，以圣经作为最终的权威。

马太·弗瑞德曼博士 Matt Friedeman

在循道会范围内，我们会讲循道会的四边形，就是“圣经、理性、经验和传统”。有些人错误认为这四件事是同等的，圣经的权威和理性的权威、经验的权威、传统的权威同等。但对于约翰·卫斯理，情况并非如此，对于约翰·卫斯理以后的福音派人士来说，情况也并非如此。我们常说圣经是第一位的，之后才排列下面的罗马字母，即 A, B 和 C，就是理性、经验和传统。所以我们看圣经，说，对的，这是我们的权威。在我们的大脑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有没有一些理性的动态，让我们理解圣经？当然有！传统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吗？当然能！我们的经验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吗？当然能！但圣经永远是最终的权威，而不是理性，不是经验，不是传统，永远是圣经。

问题 4： 为什么查考圣经经文的原意非常重要？

在许多方面，解释圣经不同于解释任何其他书籍。我们解释圣经的某一段经文，需要考虑许多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这段经文在原来处境中的意思。除了考虑其他因素，为什么查考圣经经文的原意非常重要？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查考经文原来的意思至关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上帝权威的基础所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在这段经文中的意图，我们就不能明白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因此经文的原意是我们现今应用的关键起点。实际上，讲说与圣经原意相矛盾的事情，甚至超出原来的意思之外，可能是人在教会作的最没有帮助，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事情之一了。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上帝在他的智慧中选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启示祂的话语。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先知，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使徒，这些话传递给生活在当时的受众。例如，使徒保罗，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上帝的话语通过有思想、有感觉的保罗传递出来，这样，保罗在教训他们，保罗在警戒他们，保罗在动情地劝慰他们。然而，他在书信中所使用的字句，正是上帝所要选择使用的字句。现在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原来的作者，就是受到默示的圣经作者，打算向原初的受众传递什么信息？保罗要教导以弗所人什么？他要纠正什么错误？他要向他们强调什么真理？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管道，透过这条管道，自然流到我们今天对经文的合理应用。一种对待圣经错误的方法，就是跳进经文里面，说：“哦，这让我想起这一点，”或者，“突然我觉得这样，”而不是说，“哦，你知道的，上帝在历史上赐下他的话语，在特定的时间给一群特定的人，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尊重这个管道，即使我们看到有许多应用，对现代生活的应用和意义从这管道中流出。

约翰·奥斯卡特博士 John Oswalt

多年来，神学教育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就是经文原本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经文原来的意思，往往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的应用，并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正确的应用。我教希伯来文，我常常对学生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学会希伯来文的价值，在于你能帮助会众认识到在许多情形里所发生的事。”例如，讲到路得记。你知道，我们已经不再在山顶上打麦子了。我们不再有外国女子进入另一种文化的环境中的情况。但我们确实看到上帝对人行为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明白在路得身上发生的事，——她在所处的环境中仍然关心她的母亲，她在所处的环境中如何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在晚上，在打谷场上，与一位富有、年老、有地位的男性躺在一起，这个人有可能会强奸她，扔下她不管不顾——我们就能看到她的勇气，我们就可以看到她对上帝的爱，在经文语言中，就能了解在那种环境中所发生的事。希伯来文“慈爱”这个词，意思就是“充满热情的委身”一个你并不一定非要对他委身的人，作为一个真正无助的人，路得表明了这种委身。

问题 5：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很显然，我们研读圣经或任何文本的时候，不可能脱离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经历。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经文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那么，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的根本。诗人在诗篇 119 篇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而在以赛亚书种有这样的咒诅.，以赛亚书 6 章，“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得。”意思是他们能到信息，或听到话语，但却不能真正明白里面的内容。这两处经文的要点，就是圣灵做工赐我们信心，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明白，耳朵能够听明白。可以听见的耳，这是解释圣经的根本。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讲，圣经的话语就会定我们罪。但是，一旦上帝更新了我们的内心，赐给我们可以看见的眼睛，可以听见的耳朵，一旦我们有了这信心……我们首先就会意识到，圣经是上帝给他百姓的信息，讲的就是通过他儿子而得救恩。因此，讲到信心，讲到把握福音，讲到把握圣经的信息时，要充分明白和理解圣经传给我们的福音意义，信心就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基督和圣灵的帮助，不需要在圣经中寻找基督，也能来看圣经，明白圣经，那么，我们就错了。耶稣在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说，他是对他当时的人说的，他这样说：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 5:39）。

有人甚至可能会背诵大段圣经，但除非我们查考圣经时，发现我们自己以基督为宝，除非我们发现为自己的罪悔改，为我们的救恩信靠他，否则我们就不是按上帝的心意查考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2 章写到，圣灵如何能让我们明白，圣灵如何能让我们的思想活过来，并光照我们的思想，以至明白上帝话语的内容。著名的改教家马丁路德说，在诗篇 119 篇，我们看到查考圣经的模式。这篇诗篇的三分之一是在呼吁上帝给我们超自然的帮助：“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因此，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灵里、生命里、思想里动工，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珍惜祂的话语，看基督是赐给我们渴慕要得到的义，我们就不是在正确地查考圣经。

安德烈·戴维斯博士 Andrew Davis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深深影响我们解释圣经的方式。首先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重生，再生，有圣灵内住，才能正确解释圣经，正确地看到基督是圣经的中心。然后第二，要感受到一种与基督活的、同行的关系，这样，我们来看每一段经文的时候，能被他充满。然后第三，试着理解，旧约或新约圣经或许用适当的方式教导关于基督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灵，基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那么，申命记如何指向基督？以赛亚书如何指向基督？其他先知书的经文，或诗篇如何指向基督？因此，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与耶稣有美好的相交，我们就能透过圣灵祷告说：“主，向我显明你自己。”我们想到他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做的事，祂是如何开了那两个门徒的眼睛，使他们看到圣经中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他在门徒聚集的楼上向门徒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作为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我也有这种经历。所以，我要靠着圣灵来到基督那里，说：“主，在圣经中向我显明你自己。”

问题 6： 一个释经者的灵命状况，如何影响他/她解释圣经的能力？

因为圣经是活的，是活泼的，所以很显然，圣经仍然对我们目前的境况说话。同样也很明显，我们个人、灵命的状况，也影响我们对一段经文的理解。一个释经者的灵命状况，如何影响他/她解释圣经的能力？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投身到一段经文当中，远超其他所有的文本。不管其他文本会如何影响我们，挑战我们，但没有什么能像圣经那样吸引我们的全人。我指的是，是上帝在向我们说话……这是世上最重要的关系。这定义其他一切的事情，也区分了其他任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在我们里面、外面动工的程度。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全人都参与到读经当中。你不能压制你自己的任何部分，假装或忽视，仿佛无所谓不重要，不算数。不，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全人带到读经的过程中。这就会把我们的罪摆在前面和中心的位置，因此，按我们有罪的程度，我们会有一种属肉体的冲动，为自己辩护，对抗圣经的力量，对抗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抵抗挑战、纠正和责备，自我称义，把这些事情解释得一干二净。这样，就如祁克果曾经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我们不明白圣经，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是太明白圣经，而不愿意顺服圣经，相信圣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圣经的应许，等等。很多次，当我们声称不能明白上帝的话语时，这确实是根本的问题。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嗯，一个人的属灵状况对解释圣经当然很重要。不是说一个与主紧密同行的人，不用学习，不下功夫就能解释圣经，但是……要明白圣经，生命中的有一些事情很重要，就是谦卑和顺服圣经，聆听上帝的话语。因此，一个紧密与主同行的人，你说一个人的灵命状况很好，就是“紧密与主同行”，就更有可能顺服圣经，真正聆听圣经要说的话。不是试图曲解圣经，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真正顺服圣经的经文，让圣经自己向他们说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如果圣经是上帝救恩的信息，那么我就要知道上帝在说什么。我不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不想要按我的意思来说话，我要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因此，顺服圣经是非常关键的。我认为，这是与主紧密同行产生的果效之一，与他同行，有好的灵命光景，与他有好的关系，这让我们能够在圣经面前谦卑，看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伽桑·卡拉夫博士 Ghassan Khalaf

解释圣经的人，如果要明白圣经深刻的属灵真理，就应当有良好的灵命状况，成熟的基督徒信心。如果释经者的灵命光景很糟糕，他就会很难地表达出圣经的概念和伦理原则。但如果他的灵命成熟，活在成熟的灵命当中，他就能深入理解圣经的内容，因为圣经的原则，无论是教义还是伦理，其实都是向人类良心的深处说话。这就要求人在信心和灵命方面成熟……这就是使徒保罗强调长老应当有所预备，应当成熟的原因……因为释经者的灵命状况会大大影响他关于圣经内容的理解和解释。

问题 7：

我们把圣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时，如何保持在情感方面投入到圣经经文当中？

以科学、学术的方式来接触圣经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更清楚看到经文原意。但是当我们追求明白一段经文的原意时，我们常常会只专注于这段经文的理性方面的研究，却忽略了敬虔的方面。我们把圣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时，如何保持在情感方面投入到圣经经文当中？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学术研究常常把“思想”推到前面，把情感放到后面。但让我们这样说：我们是整全的人，有身体、灵魂、思想、力量、情感、意志和思想，因此我们应当全人投入。你知道，当你从学术方面查考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查考一段经文的结构，你是如何进行的？一个答案是，假设你就在当场，设身处地。如果你读一段历史的叙述经文，想象耶稣为拉撒路哭泣，当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当时的场景会怎样，想象你自己就在那里，你也会重新让全人投入……让我们情感投入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想象你说话的对象。如果你知道你教会里某人的家人刚刚去世，或刚刚结婚，或者经过长时间之后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当你讲工作的时候，请感受到这一点。在你头脑里想象你服侍的人，他们此刻正在感受的喜乐或忧伤。当你记得不仅仅是你和圣经——你和圣经是为了你会众的缘故——你的情感就会敬虔地投入其中。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离开了圣灵，我们就不能明白上帝在他话语中的心意。因此，圣灵是耶稣的恩赐，为了让我们明白圣经中关于耶稣的见证。所以，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查考圣经，当我们努力通过圣经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认识耶稣是谁。因此，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其中一种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祷告，我们要记得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还是一种属灵的活动。即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圣灵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也越来越能明白这道，圣灵在我们的成圣中工作。

问题 8：

对我们来说，爱慕和珍惜圣经有多重要？

很多时候，不熟悉圣经的人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清规戒律的清单。但是，圣经的人类作者并没有看到圣经是沉闷的，而是对圣经非常珍惜。对我们来说，爱慕和珍惜圣经有多重要？

安德烈·戴维斯博士 Andrew Davis

对我们来说，爱慕圣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心思和意念。在基督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说话。当圣经向我们说话时，我们需要爱慕上帝说的话。也许圣经没有任何部分能像诗篇 119 篇那样，彰显对圣经的爱慕。诗人一次又一次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我把的话语吃了，我思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的食物。一节又一节经文，176 节经文，完全喜爱上帝的律法。我心里想，作为新约的信徒，我更应当何等喜悦上帝全备的旨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更美的应许。我们有基督生命的应验。因此诗篇 119 篇作者所爱的，我都能爱，并且更多的爱。因此，对我来说，爱慕圣经意味着我爱慕赐下圣经的上帝，也意味着我真正喜爱遵守他的话。我们应当爱圣经和圣经对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超过一切。圣经在约翰福音 1 章说，“太初有道。”上帝写在圣经上的话语，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离开圣经，我对耶稣就一无所知。我无法从云彩，从大山或河流中认识耶稣。我从特殊启示认识耶稣，从上帝通过圣经的沟通认识他的儿子是谁。因此，我爱圣经，因为它把我指向基督，赐给我基督。我通过读圣经，就把基督当作生命的粮吃下。因此对我们来说，爱慕圣经，这真的非常重要。

伽桑·卡拉夫博士 Ghassan Khalaf

我们喜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父母，儿女，以及其他许多兴趣爱好，爱会让我们更进一步想认识我们所喜欢的一切。因此，如果你爱圣经，你就会喜爱查考上帝的道，查考圣经，更深挖掘，了解它的事实。通常来说，如果你查考你所喜爱的事情，你就会在这个领域取得进步。如果我们爱圣经，我们会努力查考和认识圣经，花时间、精力，找参考书想要更明白圣经……按我自己的经历，我越查考上帝的话，——我越花时间了解和验证圣经的真理，甚至查词典和参考书——我就越爱上帝的话。圣经中很多经文说，查考上帝的话语就像吃蜂蜜，极其甘甜，因为它让人灵里和思想得满足。实际上，查考圣经，在每一个层面都会让我们得到满足，有多少次，我们确实得到更多知识，然后我们的思想被打开，明白更多？有多少次，我们在读经查考圣经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开始向他祷告，向他说话？这让我们与他有团契的关系。其结果就是，我们爱上帝和他的话语，他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他而活。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操练而发生的。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距离会让心变得干枯陈旧。”因此，如果一个人活在上帝的话语中，并查考上帝的话，他就越来越爱这话语，他就在这爱中不断成长，直到他开始以此为夸口，就是他和这话语合而为一。他越进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越在他里面，在他生命中动工，显出它的美德和奇妙，尤其显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马太·弗瑞德曼博士 Matt Friedeman

我们应当爱慕、珍惜圣经，以圣经为乐。我每天至少读一段诗篇 119 篇，诗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何等爱慕的训词。”这种为圣经燃烧，我认为是极其重要。你知道，犹太人被称为“圣经之民”。是的，我们都能成为圣经之民。但是，不仅如此，我们要走到圣经之外，走向圣经要告诉我们做的，要告诉我们爱的，就是当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上帝，并要爱人如己。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但我们需要对圣经有一种激情。

问题 9： 祷告在圣经解释中发挥什么作用？

灵修释经学的焦点，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时需要亲近上帝。这意味着我们在查考圣经时，圣经的作者总是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查考圣经时，总是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么，祷告在圣经解释中发挥什么作用？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T. Pennington

我确实认为，祷告是我们解释圣经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我们查考圣经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查考一份历史文献或文学文献，而且实际上，我们是要寻求遇见上帝。耶稣非常清楚地教导，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教导，就是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当然，这是保罗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 7 章说了类似的话。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只不过是几处暗示，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解释圣经不仅是理性的操练，而且，这本身也是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因此，我们在预备讲道、个人查经、灵修时读各种书籍之前、之间和之后，都应祷告寻求主，这是合理的，因为这就是读圣经读得好的一部分。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解释圣经确实是从祷告开始的，因为当我们打开圣经，要明白圣经，或许要教导别人圣经时，我们并不是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试图利用圣经的话语，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而是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让我们自己降服于上帝话语，这种方式，就是祈求圣灵的引导、帮助和指引。默示上帝话语的同一位圣灵，也会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通过祷告邀请圣灵动工。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操练读圣经，读得正确、读得好，至关重要部分就是祷告。如果我们思想一个事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圣经的作者，这位上帝面前，寻求他的意思，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与圣经的作者展开对话呢？我们当然能这样做，其实这就是祷告。也有另一方面，上帝把祷告赐给人，作为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操练，大大帮助我们与他的话语，与基督的形象相称。因此，祷告也是更好读圣经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罪蒙蔽我们，罪扭曲我们，罪

本身也抵挡上帝的话语。罪并不想感受上帝话语的重要。祷告能在某些方面攻击罪，胜过这一点，带领我们悔改，认罪等等。这是成为更好读上帝话语的一个重要部分。

问题 10： 我们把对圣经的认识付诸于实践，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对任何一个主题的探讨，至少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培养出对这主题的理性认识，或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知识付诸实际。圣经也是如此，那些仅仅读圣经字面话语的人对圣经的理解，与那些遵行圣经话语的人很不一样。我们把对圣经的认识付诸于实践，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关于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和实践，我们需要记住，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道，不把它付诸实践，我们就不是顺服这道，实际上对我们是没有用的。雅各书 1:22 节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 1:22）

雅各是在邀请我们认识这道，然后付诸于实践，“行道。”如果我们不行，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他使用照镜子为例，人一走开，就忘记了在镜子面前的样子。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不仅要查考上帝的道，不仅要听道，而且也要行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经常是这样——我们就是不顺服。查考圣经的唯一理由，就是顺服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顺服这道，那么就不要查考这道。事实上，如果我们查考，我们不顺服，这要比我们只有知识更糟。我们需要查考圣经，学到了，然后就要付诸于行动。这样，上帝的话就实实在在地在管理我们。这不是一个选项，“行道”，践行上帝的话，是命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是活在不顺服当中。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有许多信徒，有时甚至是领袖，他们生活在不顺服当中，因为他们听道，却不行道。

桑德斯·威尔森博士 Sanders L. Willson

耶稣说，你听话的时候要小心。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想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小心如何使用理性来听。但是，然后在实际方面，有一些方面，我们需要很小心怎样听。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说，如果你不把它付诸于实践，你就会失去它。如果你把它付诸于实践，你就要得到更多。因此，我认为，除非我们把所听到的付诸实践，否则就不可能期望在对圣经的认识上有所长进。另外，如果我们不把所听到的付诸实践，就不能很有效的教导别人，因为我们只是在讲论一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有经历，我们在这方面的讲论就很不一样。例如，如果我在努力操练爱我的妻子，我就不能对你太严

苛，因为我知道，这有多么艰难，或者其实，我应该说她爱我，这是多么艰难。但我知道这是件很难的事。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因此我教导的时候会带着怜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付诸于实践，我知道这有多难。另一方面，积极的方面，当我付诸实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多么重要，因此我教导别人的时候，就有一种急迫感。所以，既有一种理性的处景，也有一种属灵的处景，只有把对圣经的解释付诸于实践，两种处景才都能得到提升。

安德烈·戴维斯博士 Andrew Davis

对我们来说，绝对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从圣经学到的，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罗马书 12 章所说的，以此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耶稣说，如果你知道这些事，照着去行就有福了。耶稣说过，一棵树是好树，它就会结好果子。他要人把他的话活出来，我们不把我们正在学习的事情试图付诸实际，我们就只是在获得头脑的知识……保罗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爱能建造人。因此，我们的心思会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改变。我们不能做相反的事，就是外面看起来很好，就是你知道的，外面有一种闪闪发光、讨人欢喜的生活。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假冒为善，就是生活的演员。我们就像那些粉饰的坟墓。因此需要有完全的统一的心意改变，而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罗马书 6 章，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当你们把自己献给谁，顺服谁，以谁作你们的主人，你们就是作你顺服谁的奴仆吗？因此我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顺服基督，表明我们是他的奴仆。很多经文教导我们，基督这位君王想要人、命令人天天顺服他。上帝赐下圣经，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如此行，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什么。圣经赐给我们命令，许多命令，这些命令确实给我们指明敬虔生活的道路。因此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后，我们就被上帝的大能带回到上帝的律法中，让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上帝的律法，不是为了我们的称义，而是让我们有敬虔的生活和多结果子。因此，把我们从圣经学到的付诸实践，这对我们来说就绝对至关重要。

马太·弗瑞德曼博士 Matt Friedeman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读了一些东西，就要把它付诸实践。有一位释经学教授，他曾经说：“做你相信的，相信你所做的。”因此，所有的知识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一方面：我正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说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看旧约圣经中“知道”这词是“yada”，意思不仅是指理性的能力，而且也是“相遇”或“经历”的意思。因此，认识上帝，这意味着你与他相遇，你在经历他，这远超过只存在你大脑里面的事，而是进到整个生活方式当中。

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科学释经和灵修释经都很重要。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在过分理性解释和过分感性解释之间，它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平衡。随着这个平衡的方法变得更加自然，我们多结果子的解释也变得更加自然。其结果就是，我们能把圣经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道，在我们今天这世界上荣耀他。

吉米·阿甘博士 (**Jimmy Agan**)，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新约教授及讲道学主任。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改革宗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哲学及神学助理教授。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卫斯里圣经神学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哲学助理教授。

达瑞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文化参与执行主任和新约研究高级研究教授。

P. J. • 百思博士 (P. J. Buys) 南非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in South Africa]，宣教研究教授。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学术院长和圣经释经学与神学教授。

安德烈·戴维斯博士 (**Andrew Davis**)，北卡达勒姆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urham, North Carolina]牧师，及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客座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马太·弗瑞德曼博士 (**Matt Friedeman**)，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教授。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ke Glodo**)，改革宗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圣经研究副教授。

伽桑·卡拉夫博士 (**Ghassan Khalaf**) 黎巴嫩阿拉伯浸信会神学院[Arab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ebanon]，教授及前任校长(1993-2008年)。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改革宗神学院，夏洛特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harlotte campus]，校长及新约教授。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Lister), 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拜欧拉大学, 加州拉米拉达[Biola University in La Mirada, California], 圣经和神学研究副教授。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国际浸信会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主任牧师。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爱斯博瑞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神学杰出教授。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及博士研究部主任。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Plummer),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校区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 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Poythress), 韦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约释经学教授, 及韦斯敏斯特神学杂志编辑[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惠顿大学, 伊利诺伊[Wheaton College in Illinois], 校长。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改革宗神学院, 杰克逊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Jackson Campus], 旧约圣经和圣经语言的阿伦·贝尔彻教授, 以及教务长。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新约研究和圣经神学导师。

桑德斯·威尔森博士 (Sanders L. Willson), 田纳西孟菲思第二长老会[Secon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Memphis, Tennessee] 主任牧师, 以及改革宗神学院, 孟菲思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Memphis campus] 教授。